



慶餘年 (第一部)

作者：貓膩 出版：尖端出版



TVB 熱播劇集同名原著小說。《慶餘年》書名脫胎自《紅樓夢》金陵十二釵曲十——「留餘慶，留餘慶，忽遇恩人；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，濟困扶窮。休似俺那愛銀錢、忘骨肉的狠舅奸兄！正是乘除加減，上有蒼穹。」這是《紅樓夢》對王熙鳳與賈璉之女巧姐的判詞。當年王熙鳳曾接濟過劉姥姥，在賈府破敗之後，巧姐因為母親積下的這份德，嫁給了劉姥姥的外孫，度過了平安的一生，顯示蒼天在上，善惡終有報。主角范閒轉世穿越重生之後，也如同判詞那樣依靠着娘親葉輕眉留下的人脈與機緣，有了「開外掛」般的奇遇。

霜雪之銀，焰火之金

作者：娜歐蜜·諾維克 譯者：林欣璇 出版：臉譜出版社



《盤根之森》作者全新單本獨立作。在帝國的邊境，冬天越來越嚴寒漫長，住在深山雪國的史塔雷克一族更不時入侵人類村鎮，掠奪黃金。有着生意頭腦的蜜瑞安，帶領家人逐漸過上好日子。志得意滿的她，某天不小心說出「我可以把白銀變成黃金」的大話，引來史塔雷克國王的覬覦。貴為帝國公爵千金的伊蓮娜，遵循父命被迫嫁給沙皇，卻漸漸發現他從小體內便暗藏火惡魔。農家女孩汪旭為了償還酗酒的父親欠下的債務，來到蜜瑞安家幫傭，原本只求吃飽穿暖的她，最後卻也意外捲入風暴，目睹原本熟悉的家園成為冰雪與火焰、寒冬與盛夏相互競逐的戰場。一邊是冰寒刺骨的冬日，一邊是烈火焚身的煉獄。這三名女孩的命運會如何交錯？她們該如何掙脫身份的桎梏？該怎麼拯救摯愛之人？又該如何向輕視她們的世界證明自己的價值？

尋琴者

作者：郭強生 出版：木馬文化



一位擁有過人音樂天分的鋼琴調音師，少年時的遭遇讓他放棄成為鋼琴家的夢想，人生也停留在逝去的時光與感情之中。一位年逾六十歲的生意人，因為妻子死後留下的一架鋼琴與調音師相遇，兩人結伴踏上尋琴之路……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共鳴程式，你的一生是否也在尋覓能夠共鳴的靈魂？金鼎獎、台灣文學金典獎、開卷好書獎得主郭強生，繼暢銷動人的散文書寫之後，重回小說領域推出《尋琴者》。這是郭強生首次嘗試音樂題材的小說，每個句子宛如音符精確而優雅，譜寫愛慕與寂寞的殘酷，只為追尋靈魂共鳴的無悔。

# 在絲綢之路 遇到瘟疫怎麼辦？

璀璨的、橫貫東西的絲綢之路在歷史上促成一次次文明的交匯和延展，但是它在帶給人類財富和榮耀的同時，也傳播了人類文明的副產品——瘟疫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作家高洪雷舉辦了一場線上分享會，從自己的新書《絲綢之路——從蓬萊到羅馬》談及中國歷史上的幾次瘟疫，以及絲綢之路上瘟疫傳播等話題。在高洪雷看來，瘟疫是一把雙刃劍，它能使很多人喪生，使經濟受到重創；與此同時，又會帶來世界格局的變化，催生出新的政治理念、文化理念和經濟模式，甚至可以開創出一個新的時代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

「我」正在北緯36度的山東濟南和大家互動分享。北緯36度是溫帶和亞熱帶之間的過度線，在這條緯線上雨水充沛、植物很多、四季分明，孕育了幾大人類文明：從東到西誕生了黃河文明、波斯文明、兩河文明，還有瑪雅文明。我這本書《絲綢之路——從蓬萊到羅馬》圍繞的就是這條線，也就是說，古代絲綢之路的主幹道基本就在這條線上。」高洪雷在直播間與大家打招呼道。

經》說不能吃自死的動物，認為自死的動物可能存有現在所說的細菌，是傳播瘟疫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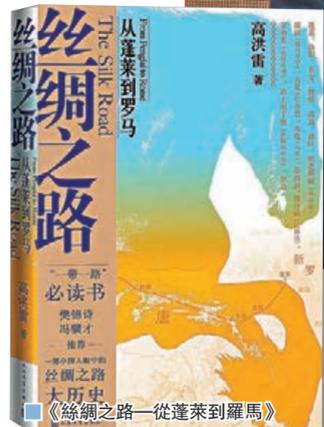
### 中國歷史上的瘟疫

談及中國歷史上的幾次瘟疫，高洪雷說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，就是發生在現在的湖北。《三國演義》裡面有一章，叫：「諸葛亮借東風，火燒曹操百萬兵」。「曹操在赤壁吃了敗仗，這確實不假，但是並沒有一敗塗地；真正迫使曹操敗走的還是這場戰爭帶來的大疫。瘟疫中，好多士兵死掉了。三國鼎立的格局從此形成。」高洪雷說道，而明朝末年的大鼠疫則成為壓倒明朝的「最後一根稻草」，高洪雷說，這場鼠疫於1633年首先在山西爆發；1641年順着絲路傳到了北京，造成北京人口的大量死亡；兩年以後，李自成大大搖擺進入北京。這不是李自成多厲害，而是因為他面對的幾乎就是一座死城。不久後清人入主中原，改朝換代，因為當時滿族人生活在草原上，沒有受到這場瘟疫的重大衝擊。

談及2003年的「非典」，高洪雷說，瘟疫給經濟造成重大損失的同時，也催生了新業態的誕生。「居家隔離舉措強力推動了中國互聯網業的發展。」而目前正在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，高洪雷說，這又是一次「黑天鵝事件」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。「對於受衝擊最大的旅遊業和傳統零售業，我認為，疫情過後將出現兩種情況：一種是步履維艱，最終被時代淘汰；另一種就是加大向智能化、科技化轉型的力度，最終實現鳳凰涅槃、浴火重生。」

### 居家隔離日 正是讀書時

高洪雷最後說道，居家隔離、居家辦公、延遲上學上班的時候，也正是讀書的最佳時期。牛頓1665年從劍橋大學畢業時，正好趕上倫敦大鼠疫，為了躲避鼠疫，他在家裡整整待了兩年。這兩年時間裡，他全身心地關門研究微積分、光學和萬有引力定律，最終成就了牛頓的一生。「所以我在這裡建議大家，不妨借機會多讀經典之書，備好精神食糧，增加知識儲備，提升人生技能。讓我們共同迎接每一個充滿希望的明天。」



以筆為「馬」 210天馳騁絲綢之路

高洪雷筆下的《絲綢之路——從蓬萊到羅馬》採納了「山東蓬萊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，也是筆下的路上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」這個學術論斷，在大量史料考證和吸取相關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以沿途15個城市為結點，重點講述唐代絲路在貿易溝通、思想溝通、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歷史作用，兼及漢代及其他時期的絲路歷史。作者讓行走在這條幹道上的四個人物——日本使者高元度、大唐高僧玄奘、被俘虜的杜環、班超的副使甘英擔當「導遊」，整個210天的旅程，充滿了地理風光、歷史事件和文化交流。絲綢之路就這樣在作者筆下還原了最真實、立體的本來面貌。

高洪雷告訴讀者，自己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夢想，夢想能像漢代的張騫、唐代的玄奘一樣，從黃海岸邊的蓬萊騎上快馬，沿着古代絲綢之路奔赴歐洲的羅馬，如今這個夢想終於通過手中的筆得以實現。「雖然是普及讀物，也要在史料可靠、細節扎實的基礎上實現，這是我多年來堅持的基本創作原則。」他說。

### 「另一半中國歷史」

高洪雷的代表作《另一半中國史》長銷十餘年，開創性地提出了在以中原為核心的常規歷史書寫之外，還有站在少數民族角度的「另一半中國歷史」。在這本書的思維啟發下，有些學者進一步提出了研究中國歷史的四個地理維度：中原、高原、草原和西域，為中國歷史的書寫和普及增加了空間體系的線索。他的《大寫西域》《樓蘭啊，樓蘭》等作品，着眼於絲綢之路在西域的產生及繁盛，着眼於中國西部的地理歷史之謎，在嚴謹史料的基礎上，用靈動的筆觸為讀者普及及略顯神秘的歷史，為讀者建構中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西部原鄉。

談及對少數民族的興趣，高洪雷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學術專家，而是「紀實文學作家」，在他看來，過去中國的歷史對少數民族的關注度不夠。古代歷史基本上是中原王朝的歷史，少數民族即使被提及，也通常是一筆帶過，被關注的程度根本不到中國史的一半。但事實上，少數民族對中國的貢獻是非常大的。歷史上幾個比較強盛的王朝，其實都和少數民族有關係。最有名的就是大唐，大唐的皇帝有四分之一的鮮卑血統，鮮卑是草原民族。元朝基本上是蒙古族和漢族一起建立的王朝。「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為中國拓展版圖做了重大的貢獻，很多時候漢族的政權就在長城以內，如果僅僅說漢族區域就是中國的話，那會把我們自己圈到長城以內。」

## 百歲譯翁許淵沖

1939年4月，西南聯大外文系大一學生許淵沖，將林徽因緬懷徐志摩的現代詩《別丟掉》譯成英文，發表在《文學翻譯報》上。那一年，他剛好十八歲，從此與翻譯結下了不解之緣。我將許先生的這部大作反覆吟誦，明白了三件事：一是他的翻譯重點，二是他的翻譯理念，三是他的成功秘訣。

許先生譯作的涵蓋面十分廣泛，有法譯中的《紅與黑》，有英譯中的《莎士比亞戲劇》，但其重點卻是聚焦在中國詩歌的英譯和法譯上，古迄《詩經》，今至《毛澤東詩詞》，跨度三千年，出書百餘本。唐詩英譯，三百首；宋詞英譯，三百首；元曲英譯，三百首；漢魏六朝詩英譯，一百五十首；元明清詩英譯，一百五十首。此外，還有《楚辭》、《西廂記》英譯法譯等等。如此驚人的翻譯數量，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。這些譯作分明顯出許先生不愧為中國詩詞走向世界的強力推手。

許先生詩歌翻譯理念最搶眼的當屬「譯詩六論」，即譯：易也，一也，依也，異也，藝也，怡也。易，指原

文轉變為譯文；一，指原文與譯文的統一；依，指原文是譯文的依據；異，指譯文可以標新立異；藝，指譯詩是一種藝術；怡，指譯詩應當使讀者感到怡然自得，心曠神怡。睿智的許先生巧妙地運用六個與「譯」同音的字，將譯詩這件事解釋得明明白白，通明透亮。他尤其注重譯詩必須做到「三美」，即「意美、音美、形美」。所謂意美，是指譯詩應像原詩一樣感動人心；所謂音美，是指譯詩應像原詩一樣韻律悅耳；至於形美，則是指譯詩應盡可能地保持原詩的形式，能予人以悅目的感覺。比如他將唐人李白的名詩「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煙花三月下揚州。孤帆遠影碧空盡，唯見長江天際流」翻譯若是：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/ For River Town veiled in green willows and red flowers./ His lessening sail is lost in the boundless blue sky./ Where I see but the endless River rolling by. 細細比照原詩和譯詩，不難發現，「三美」無不體現在起伏高低、迤邐曼妙的西方文字之中。今人毛澤東詩作中有名句

「中華兒女多奇志，不愛紅裝愛武裝」。許先生大膽落墨，將「不愛紅裝愛武裝」譯為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. 他指出 powder 有二義：一為塗抹脂粉，乃動詞，二為硝煙火藥，係名詞；face 亦有二義：一曰面對，乃動詞，二曰臉孔，係名詞。顯而易見，許先生的譯文內涵是「寧願面臨彈雨槍林，不肯對鏡抹白塗紅」，可謂與毛公原詩的本意毫不相差。

許先生譯詩何以如此成功？三個秘訣。第一，年輕時打下了堅實的中英文基礎。南昌故都，六年中學；西南聯大，五年本科；英法兩國，三年留學。刻苦讀書，耕耘朝夕，基礎焉能不牢。第二，以「咬住青山不放鬆」的毅力，堅守在翻譯這塊園地上，從不動搖，從不改變。第三，師友的不斷鼓勵和鞭策。老師中，顧毓琇贊其譯詩「押韻自然，功力過人」；錢鍾書誇其譯詩有「如羽翼之相輔，星月



書評 文：鄭延國

《詩書人生》 作者：許淵沖 出版社：百花文藝出版社

之交輝」，有如「十八般武藝之有雙槍將，左右開弓手」。同學中，楊振寧稱其「盡力使譯出的詩句富有音韻美和節奏美」，將「不可能做好的事」做得完美無缺。友人中，蕭乾稱其「精密深湛，沒有浪費紙張的空白」。三個秘訣恰似三股強大的推力，成就了一位蜚聲環宇獨佔鰲頭的翻譯大師。

## 日本2020本屋大賞 《流浪之月》獲獎

簡訊

日本2020年本屋大賞（書店大獎）日前由47歲作家 Nagira Yuu 創作的《流浪之月》奪得。作品描繪綁架事件受害人的小學女童，及被定罪為加害人的男大學生，相互抱著深刻傷痕長大成人後的二人，在事發後15年再度相遇；作品透過二人顯露出社會無法理解的深切真實。



Nagira Yuu 憑藉《流浪之月》獲2020年本屋大賞。 圖片來源：本屋大賞事務局

據日本放送協會（NHK）報道，由全日本書店店員票選出的本屋大賞，多數獲獎作品都能成為暢銷書，也會被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，是一項有很大影響力的獎項。出版商東京創元社表示，《流浪之月》自去年8月出版後，目前累計銷售約36萬冊。

Nagira Yuu 1973年在滋賀縣出生，目前住在京都市。2006年在雜誌上刊登中編小說，隔年正式以作家身份出道。她過去10多年以男同志戀愛作為創作題材，在日本小說界相當活躍；這次以一般文藝作品首部單行本《流浪之月》，就奪下本屋大賞。接受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 Nagira Yuu 說，這是在毫無邊際的自由中，寫下自己想寫的東西的一部作品；能獲得本屋大賞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光是被提名就已是奇蹟。

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影響，今年宣布得獎名單會場不僅獲獎者沒有到場，連媒體相關人士都未獲邀，而是由主辦單位拍攝影像放上官網周知。 文：中央社